

吕思勉◎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参照过去，了解当代，透视未来。

吕著史学与史籍（上）

吕思勉

文集

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
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
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
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

畅销不衰 风靡史学界

典藏版

史学大家 吕思勉 经典巨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文集

吕思勉◎著



吕著史学与史籍（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历史研究法

一、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003
二、历史的历史·····	007
三、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	014
四、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019
五、现代史学家的宗旨·····	025
六、作史的方法·····	031
七、研究历史的方法·····	037

历籍与史学

一、史学定义·····	049
二、史籍溯源·····	052
三、史学缘起·····	055
四、史部大略（上）·····	059
五、史部大略（下）·····	064

六、史家宗旨今昔异同	068
七、史 材	075
八、论搜辑	079
九、论考证	081
十、论论史事之法	085
十一、史学演进趋势	090

中国史籍读法

弁 言	095
一、史学之用安在	096
二、中国有史学么	099
三、再为中国史学诉冤	103
四、史权为统治阶级所篡	106
五、读旧史宜注意之点	115
附录 一古书名著选读拟目	124
附录二 关于正史（上）	126
关于正史（下）	129
六、读旧史人手的方法	131
七、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139

史 通 评

内 篇	153
外 篇	195

附录《广疑古》篇	222
附录一 评校《史通》序	255
附录二 《史通》习问	257

文史通义评

序	267
易教上	270
易教中	274
易教下	277
书教上	279
书教中	281
书教下	283
诗教上	285
诗教下	288
经解上、中、下	290
原道上、中、下	293
原学上、中、下	295
博约上、中、下	296
言公上、中、下	298
史 德	300
史 释	301
史 注	302
传 记	304
习 固	305

朱 陆	306
文 德	307
文 理	308
文 集	310
篇 卷	311
天 喻	312
师 说	313
假 年	314
感 遇	315
辨 似	316
说 林	317
知 难	319
释 通	320
横 通	321
繁 称	322
匡 谬	323
质 性	324
黠 陋	325
俗 嫌	326
针 名	327
砭 异	328
砭 俗	329
申 郑	330
答客问上、中、下	331
答 问	332

古文公式	333
古文十弊	335
浙东学术	336
妇学、妇学篇书后	337
诗 话	339
附录一 章学诚之史学思想	340
附录二 《文史通义》选读提要	344

古史家传记文选

导 言	349
《史记·项羽本纪》	363
《史记·伯夷列传》	391
《史记·管晏列传》	395
《史记·乐毅列传》	399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06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417
《史记·货殖列传》	428
《史记·太史公自序》（节录）	446
《汉书·李广苏建传》	454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474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496
《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521
《后汉书·马援列传》	540
《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	561

《三国志·魏志·方技传》	570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585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606

史籍选文评述

拟 目	621
总 论	625
《史记·李斯列传》（节录）	631
《史记·项羽本纪》（节录）	636
《汉书·货殖传序》	641
《汉书·李广苏建传》	644
《论衡·治期篇》	663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669
《中论·谴交篇》（节录）	674
《晋书·食货志》（节录）	677
《南齐书·竞陵文宣王子良传》（节录）	679
《魏书·序纪》（节录）	682
《水经·叶榆水注》（节录）	688
顾炎武《日知录》（节录）	69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瓜洲瓜步》（节录）	696
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	698
杜甫《前出塞九首》	706
杜甫《后出塞五首》	709
杜甫《石壕吏》《新婚别》	711

杜甫《负薪行》	713
白居易《缚戎人》（新乐府）	714
白居易《缭绫》（新乐府）	716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717
王岩叟《论保甲》（节录）	719
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节录）	722
《辽史·营卫志·部族上》（节录）	725
《金史·世宗本纪》（节录）	728
《金史·食货志》（节录）	731
赵翼《廿二史札记·金末种人被害之惨》	734
赵翼《廿二史札记·元诸帝多不习汉文》	736
《宋史·林勋传》	738
苏洵《田制》	741
顾亭林《郡县论》	745
讨论拟题	753
欧阳修《本论》（节录）	755
周敦颐《太极图说》	759
《明史·食货志》（节录）	76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770
乔光烈《招垦里记》	777



历史研究法



一、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那就是：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的，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姑无论成功失败，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众人所谓好坏，不足为准；即置二者于弗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人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如咸丰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败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说：咸丰八年，业经把英、法兵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战败一次，即不易三来？当

日清朝腐败的情形，是否再战胜一次，时局即可望转机？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倒也不会作英、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有了历史知识，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而要兴兵至于三次、四次，确是不容易的，无怪薛氏要作此推测了。据此看来，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深曲隐蔽，不可轻于推测。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话怎样讲呢？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我们和人家谈话，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这就是历史知识。所谓历史，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其知识之相去，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

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

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么？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方法，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浅近些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类，有时而不凑手，怎样办呢？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就要束手无策了。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所以要是个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状是正方形的，长方形的，正圆的，椭圆的，甚而至于都不是的，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普通的桌、椅，总是四只脚，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则只要安放得牢，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够撑定在中间，也未尝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这是举其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况较活动的事？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则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够知道呢？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现在不能说明现在。”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那是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造成

的。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岂不和我所生长的家庭，我所肄业的学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很大的关系？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我所交往的朋友，换过一班人；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换成别一种；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我们再放眼纵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他现在的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则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底，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说：你的话是对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们如何能尽记，亦且如何能尽知？这话不错。一天的新闻纸所载，奚啻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几万万万分之一；历史的所载，又奚啻新闻纸的几万万万分之一；我们能知道什么？历史又何从谈起呢？且慢，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在社会上，占如何一种位置？人家如何应付你？你没有不明白的。我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些，岂不由于已往的记忆？然而我们已往的事，我们亦何尝能尽记？然则我要明白我之所以为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牢，只要记得其“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就够了。在人如此，社会亦何独不然？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记呢？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了。

二、历史的历史

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已往，不能明白其现在；任何一件事，求其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极远；而又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这种说法，看似微妙，其实是容易明白的。问题就在对于已往的事情，要把其使现在成为现在的，挑选出来，而我们现在所挑选的是否得当呢？这话就很难说了。须知历史，亦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自然发生、成长之物，并不是自始即照着理想做的；更不是人类自始就有什么高远的理想。说到此，则我们不能不一一考究所谓历史的历史了。

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起来，历史的起源是很远的，所以一开卷，就是些荒诞不经、渺茫难考的话。其实历史比起人类的年龄来，是很小的。人类的年龄，假定为五十万年，则历史的年龄，大约不过其百分之一；而且比较可靠的，还至少要打一个对折。我们对于已往的知识，自不甘以此为限。所以在没有历史的时代，也要想法子把它补作起来。因此，有所谓历史时代和先史时代，所谓历史时代，是当时的人，有意把它当时或以前的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人，而其所传者，至今还有存留的。所谓先史时代，则这种遗留之物，已无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后人补作出来的。历史的流传，原不以语言和文字为限，然由语言或文字流传的，究居其极大部分；语言和文字，从广义上说起来，原即一物，文字不过是语言的扩大而已，然语言非借文字，不能传诸久远。所以从大体上说，亦可以说：历史时代，大略和

有文字的时代相当；先史时代，则属于未有文字的时代。

历史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据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下列几种：（一）国家所设立的记事之官，即所谓史官所记的。其中又分为：（1）记事之史。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春秋》。

（2）记言之史。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尚书》。此系就整部的体例言，若记事、记言之史零碎材料存于古书之中的，则不可胜举。又《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亦系就其大体言之，其中亦自有不能划一之处如《禹贡》即并非记言之体。总之，古书编纂错乱，体例总不能尽纯，不可十分拘泥。（3）古代的法、令、章程之类。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礼》。小的为一事的仪式，如《仪礼》所记是；大的则可以关涉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及法令的全般，古人亦称为礼，如《周礼》是。后世之《唐六典》，即系仿《周礼》而作的，明、清《会典》，又系仿《唐六典》而作的。（4）贵族的世系，古称为帝系、世本，简称为系、世，但世本亦是它的通名。所以《世本》这部书，内容亦兼记帝王的统系。系、世的记载据《周礼》，系小史之职。（5）古人自记其功勋，或记其先世功勋之作，即所谓金石刻。金属的寿命，尤较石为悠久，故古器物存于后世的，以金为尤多。（二）私人所传述的故事，或伟大人物的言行。以其起于口耳相传，故其后虽笔之于书，而仍称为语。传述一件故事或一个人的言行的，都谓之语。前者如武王克商之事，《礼记·乐记》称为《牧野之语》是；后者如《国语》，是分国编纂的语；《论语》，论同伦，类也，此书乃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被分类编纂的。《史记》的列传，其原本实称为语，所以在他篇中述及，尚称之为语，如称《淮阴侯列传》曰《淮阴侯语》是。大抵士大夫所传述的，其所关涉之事较大，其说亦较近情理；农夫野老所传述的，则正相反。但要考见当时社会的情况，以及较古的情况，反宜于后者求之，一人